

如果你还有良知

——致保定各级法官

如果你还有良知，就不要把无辜的年轻女医生送进监狱；

如果你还有良知，就不要把三位善良老妇人送进监狱；

如果你还有良知，就不要把两位救度世人的好人送进监狱；

如果你还有良知，就不要把在大法中受益的这家人送进监狱；

你说，你在执法？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真、善、忍’，

人类语言中最美的三字，
这些法轮功学员在用
生命实践！

不要做杀人的刽子手，
如果你还有良知，
现在就还给他们自由！



●三十六岁的满城县女医生孔红云在保定棉纺宿舍临街门面开诊所为生。今年三月十四日，保定市依棉派出所、新市区国保大队恶警突然闯进诊所将她绑架。六月二十六日，新市区法院诬判孔红云，其中写道：被告人孔红云制作××光盘217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孔红云利用××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孔红云不服，在看守所自己写了上诉状申诉炼法轮功没有犯法，刻录光盘，向世人讲明共产党栽赃、诬陷、迫害法轮功真相没有错，要求立即无罪释放。家人在外面也请了律师向中级法院要求从新审理。听说中级法院要把案子退回到新市区法院，维持原判。

●蠡县法轮功学员崔小先、崔树美、冯文珍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被蠡县公安局王军昌等人绑架、抢劫家中所有值钱物品后，对她们两次非法开庭，但都因伪证被当场揭穿而未能得逞，现在她们被非法关押已经一年了。

●蠡县法轮功学员蔡贵菊和内蒙莫旗法轮功学员欧阳占东，今年六月发资料向世人讲真相时，被高阳县城关派出所恶警绑架。高阳法院给蔡贵菊非法判刑四年，家中已提起上诉。欧阳占东现被非法关押在保定劳教所。

●雄县法轮功学员董克平和小姑刘二君全家在法轮大法中受益，今年雄县公安局副局长崔起华无辜从家中将二人绑架到看守所。现又给两学员捏造罪名蒙骗检察机关，妄图对二人非法判刑。◇

保定真言

特刊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日

听听律师们是怎么说的

即使按现有法律规定，以“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诬判法轮功学员亦存在致命缺欠。这一缺欠至今仍然被大陆整个司法界有意或无意的忽略。

问：当前司法系统在对待法轮功案件中一概使用“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这个罪名，您如何看待？

答：据我所知，当前公检法系统在处理法轮功案件中完全是一种程序化了的运作，即只要确定一个人具备法轮功信仰者的身份，并且有过传播真相的行为，即以这条罪名为理由抓捕、起诉和判决。然而事实上，法轮功学员的行为与这条罪名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问：您也这么认为？是因为去年有律师指出把法轮功定性为×教没有明文法律依据、二零零五年公安部列出的几种邪教中不包括法轮功吗？

答：不是，我要说的和您理解的不一样。先说说这种观点。二零零五年公安部发文件列出的几种邪教中不包括法轮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认可公安部具有评判谁谁是邪教的权力。从各国立法情况看，对某种思想或信仰的传播予以立法限制是很慎重的，这往往是由于某种信仰引发了信仰者的极端行为并造成了社会危害，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有些国家在深受其害后对宣扬纳粹思想和宣扬共产主义思想的行为进行立法限制。

针对邪教有过专门立法的日本和法国，也只是针对某些信仰团体潜在的社会危害行为进行立法防范，而不涉及对该信仰本身进行法律上的评判。

严格说来，某种信仰本身是不是邪教不应该是法律说了算的。一个无神论政权下的行政机关以法律文件形式对于谁是邪教进行评判的做法是难以让人接受的，无论其评判的结果能否让人接受。

问：转回刚才的话题，您说到法轮功学员的行为与那条罪名没有任何关系？

答：是的。就象法轮功信仰者在大陆被迫害的真实情况至今仍没引起全世界足够重视一样，“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用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是极端荒谬的，这一事实一直被整个司法界有意或无意的忽略。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一方面惊讶于这种诬判的荒谬程度和持久为祸之烈，另一方面惊讶于自己为什么这么晚才发现如此明显、严重的错误。

以“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诬判法轮功信仰者的荒谬性在于：任何一起有关法轮功的所谓刑事犯罪案件都没有犯罪客体。

问：能不能把“没有犯罪客体”说的通俗点？

答：打个比方：我被指控杀了人并被判决故意杀人罪成立，被害者名字叫张三。但事实上那个所谓的被害者——张三——从来就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问：那是够荒唐的。

答：有关法轮功案件的关键是：任何一起刑事案件中你压根找不到被破坏的所谓犯罪客体在哪里，即找不到哪一部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受到了破坏。（转下页）

（接上页）问：那当然也无从谈起破坏到什么程度？

答：说的很好。您说的是犯罪的客观方面。仔细分析，以“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诬判法轮功信仰者不只是缺乏“犯罪客体”这一个要素，而是缺乏三个要素，即除了“犯罪主体”之外的其它三个要素全部欠缺。也就是说，法轮功学员既不知道要破坏哪部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犯罪客体），也就根本涉及不到主观的态度、目的和动机（主观方面），以及客观上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危害（客观方面）。

问：您这么说，倒使我想起很多法轮功学员在法庭上质问他们：我破坏了哪部法律实施、破坏到什么程度？他们往往哑口无言。

答：是的，这就是问题的要害。

问：但也有时候他们会说，破坏的是宪法第三十六条，有一款大概是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破坏社会秩序。

答：自欺欺人。其一，刑法第三百条关于该项罪名的全称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罪”，既然此处的“法律”与行政法规并列提出，“法律”显然是指狭义的，当然不包括宪法；其二，触犯该条罪名的行为一定是破坏某部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而不是一般的违法，不是一般的破坏社会秩序；其三，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是在行使宪法中公民表达自由的权利，恰恰是应受宪法保护的；其四，能够做到破坏宪法中某条规定的实施——注意是实施，而不是违反哪一条——往往是权力部门或权力者，而不会是普通的个人。

问：从这方面看，这条罪名更是与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没有任何关系。

答：是的。根据现有法律，无论法轮功学员发放多少小册子、光盘等真相材料，无论影响多大，都不构成犯罪。即使法轮功学员将“天灭中共”条幅挂满天安门城楼，充其量也只有可能追究其妨碍市容的责任，而根本不涉及刑事责任问题。

问：但我也注意到有律师在为法轮功学员辩护时针对认定发放真相材料的数量进行抗辩，好象有规定发放材料超过多少份就构成犯罪。面对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也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我一概不承认发了多少真相资料，另一种认为，我就是堂堂正正的承认，不管发了多少真相材料，是在做好事，没有错，更没有罪。

答：九九年十月，江丑在外国记者面前公开诽谤法轮功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奴才般的跟进，出台了一些文件。不过，我慎重鉴别过，这些后出台的文件在弥补上述法律缺欠方面毫无用处。它们对发放小册子、光盘、悬挂条幅的数量划一个界线，并以量定性，充其量也只是描述行为人的行为表现，而不能解决这种行为与社会危害（即“哪些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被破坏”）之间的关系问题，仍解决不了犯罪构成四要素缺三个这样的实质和关键问题。

问：如何看待有党徒声色俱厉的指责法轮功学员“反党”的问题，“反党”会有什么法律后果？

答：针对中共几十年来祸害中华的事实，揭露它、唾弃它，建议人们退出它，从心灵上摆脱它的控制，这没有违反任何现行法律。就象前年有北京法学家指出，中共作为一个社团组织没有按中国法律在民政部门登记，是一个“非法组织”。从法律上分析，无论人们怎样对待它，只要这种对待是和平的，就是受法律保护的。甚至，即使中共认为人们提出的“神灭共产党”是对它的恐吓，那么，由于法律主体上不合格，它也无权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别人的法律责任。◇

被保定监狱致残的涿州 法轮功学员又遭酷刑

涿州市码头镇义和庄乡西韦坨村的法轮功学员王刚，被保定监狱酷刑致残后，现在又被冀东监狱四支队狱政科长贾文海用绳子捆绑七

天，当时王刚因身体状况已被送到医院。

三十多岁的王刚是一个朴实的庄稼人，只是因为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不要对法轮功犯罪，以免殃及您和您家人的未来，”就被判了十年重刑。在保定监狱，狱警范建利等长时间将王刚捆绑在‘死人床’上，使王刚腿脚失去知觉后，范建利又对他毒打。王刚腿严重受伤，被保定监狱强行截肢一大腿，现在王刚已被转到唐山冀东监狱继续迫害。◇

满城县年轻夫妇被关监狱已四载



照片上这对年轻的夫妻是原河北太行监狱狱医王炎和妻子李月然，他们夫妇都是河北中医学院本科生，二零零四年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进监狱，现仍在监狱遭受迫害。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一日，保定恶警张长林等从居住地将二人绑架，王炎绝食二百二十一天抗议迫害，在保定看守所遭种种酷刑后，王炎现被非法关押于石家庄第四监狱，二零零五年三月底王炎已经有十多天被迫害不能睡觉，甚至连合眼都不行，他被单间隔离，多名犯人包夹，眼睛一闭就被恶徒用东西挑开眼睛，用刷子刷。

李月然现被非法关押于石家庄第二监狱，也曾多次长时间的绝食抗议，也被单间隔离，犯人包夹。具体迫害详情，邪恶之徒一直封锁消息。◇

